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论李天葆《盛世天光》空间、人物与南洋符码的建构
**A Study on the Space, Charac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nyang
Symbol in Li Tian Bao's *The Sky in the Prosperous Age***

梁紫彦

LEONG ZHI YEAN

20ALB0308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李天葆《盛世天光》空间、人物与南洋符码的建构

**A Study on the Space, Charac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nyang Symbol in Li Tian Bao's *The Sky in the Prosperous Age***

科目编号：ULSZ3094

学生姓名：梁紫彦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呈交日期：2024 年 9 月 6 日

本论文习作作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1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4
第三节 前人文献回顾.....	8
第四节 研究目的.....	9
第五节 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盛世天光》的背景与空间：南洋符码的建构.....	12
第一节 《盛》的小叙事：日据时期的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	12
第二节 南洋日常街头——南洋建筑：吉隆坡南洋建筑的符码.....	14
第三节 小结.....	16
第三章 《盛世天光》中人物与情节：二战前后普通家庭妇女的困境..	17
第一节 金蕊——传统陋习和身份的束缚：裹小脚、南下华人.....	17
第二节 玉蝉——历史和传统的牺牲品：慰安制度、生育观.....	19
第三节 小结.....	20
第四章 《盛世天光》的唐山习俗与想象：中国性与在地的写作.....	22
第一节 《盛》与原乡的延续：唐山习俗与语言.....	22
第二节 中国式的寓言描写：“月亮”之意象.....	24
第三节 小结.....	26

第五章 结语.....	28
第一节 研究发现.....	28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建议.....	29
引用书目.....	30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梁紫彦 LEONG ZHI YEAN

学号：20ALB03084

日期：2024年9月6日

论文题目：论李天葆《盛世天光》空间、人物与南洋符码的建构

学生姓名：梁紫彦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博士

校园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天葆在其作品中经常都会感受到来自上世纪南洋的年代感，无论是其所构造的空间、人物、语言等，其浓郁的年代氛围都使人十分好奇并想对其小说中的南洋一探究竟。因此，本论文将会从李天葆的小说作品《盛世天光》分析他怀旧美学的书写策略，探讨其如何利用小说“三要素”，即环境、人物和情节构建出属于他的“南洋世界”。

论文一共分为五个部份，第一章将会阐述本次研究的主题，进而论述李天葆为何成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此论文的研究范围，并且也会详细论述此次研究的相关背景与动机，最后将会列明所选的研究方法和叙述过往学者对于此主题的相关研究。第二章将会重点谈论李天葆小说中所呈现的“南洋世界”的部分，以及李天葆如何利用空间与环境建构出拥有集体记忆的南洋。第三章将会探讨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如何展现出老一代南下女性的困境，让读者回忆和重现旧社会的文化和观念。第四章则是分析小说中所使用的唐山习俗、语言和寓言式的描写，如何为小说增添更浓郁的怀旧气息。最后，结语将总结李天葆小说对于空间、人物和南洋符码建构的写作手法。

【关键词】李天葆、南洋符码、女性困境、习俗语言、建构框架

致谢

全部，都要谢谢正在努力和已经成功呕出这篇东西的自己。

我辛苦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李天葆（1969-）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曾任职独中教师。李天葆从 17 岁便开始写作，以一篇〈秋千·落花天〉出现在“以奖定位”的马华文坛，并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关注。从 1990 年开始，其作品就曾获马来西亚首届客联小说奖、第三与第七届乡青小说奖、第二届花踪小说首奖、云里风年度优秀作家佳作奖等多项奖项，从此打开其知名度。至今，李天葆已出版多部作品，包括散文集《红鱼戏琉璃》（1992 年），《红灯闹语》（1995 年）、散文《珠帘倒卷时光》（2012 年）、小说集《桃红秋千记》（1993 年）、《民间传奇》（2001 年）、《浮艳誌》（2014 年）、小说《南洋遗事》（1999 年）、《槟榔艳》（2002 年）、《绮罗香》（2010 年），以及长篇小说《盛世天光》（2006 年）。

除此，他曾在各报刊杂志撰写专栏，例如《当今大马》中的专栏文章《车头忆笙歌》、《魅影掠行一城》等。李天葆也曾主编马来西亚七字辈至八字辈的散文诗歌选集《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撰写昔日光影时代曲专栏“珠帘倒卷时光”，后来撰写类似的怀旧专栏，包括《葆记桃花源》、《繁华再续》。¹李天葆基本上所书写的内容多以“怀旧”为主，以“过往”作为书写背景，同时，其文字中也有透露出，李天葆是刻意避开这些切身的题材，“我不大写现在，只是我呼吸的是当下的空气，眼前浮现的是早已沉淀的金尘金影。——要写的，已写的，都暂时在这里做个备忘。”²

李天葆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通过南洋女性作为中心，并围绕她们展开故事，其中人物的原型便是来自他的记忆。³举例来说，他成名作之一的《桃红刺青》就曾提及他所写的妓女桃红是李天葆凭着小时候记忆中模糊的印象所写的。对于李天葆记忆中的故事，或许在情节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其中抑或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这种怀旧的书写恰好印证了巴什拉的说法，即怀旧主体是不能“再现”或“表现”，而是着重于“精神

¹ 李天葆，《盛世天光》（台北：麦田出版，2006），页 1。

² 王德维，〈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华文文学》2011 年第 3 期，页 68。

³ 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 213。

体验”⁴。故此，本论文将以李天葆《盛世天光》作讨论，从其作品中探讨其小说中的空间、人物和南洋符码的建构。

李天葆在创作过程中之所以喜欢书写带有年代感的内容是有原因的，他在序中说道：

小时候看改变聊斋的连环画，对幻化成美人的狐狸花妖特别感兴趣，少了她们，就连故事情节也变得黯然无光。至于一直存在的恶习，便是在教科书内页的空白处胡乱画上古装仕女图，都描摹自那些叫自己惊艳的凤髻金钗柳眉樱唇：备有一本练习簿，画着自拟的电影预告，无不从报上广告学来的，什么香艳奇情，哀怨缠绵，文艺巨著，一出出排期上映。多年后想起，留下童年难忘的皆是女人众生相，真的可说是烈女图。⁵

李天葆自童年时期就不与其他孩童一般爱看卡通和漫画，而是爱看拥有格调艳丽妖魅的连环绘画图，家中也常年播放周璇、吴莺音的唱片，与他稍微接近的时代也是台湾歌手姚苏蓉的歌，但听的更多还是像方艳芬或邓碧云的粤曲小唱。⁶生于吉隆坡的李天葆从小就接收来自不同地域的熏陶，因此他就利用书写带有年代感小说，来展现他对于艺术的美学追求。李天葆的小说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书写故事的背景总是与其年龄不相符，正确来说是不同的时代，其中女性角色的人物性格更是被塑造得非常丰满，痴迷于怀旧事物的他也会在小说中加入许多对南洋风物细致化的描写。

本论文将锁定在李天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盛世天光》展开研究。《盛世天光》作为李天葆目前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故事的时空背景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故事背景也是李天葆所有作品中年代跨度最大的，并且也是唯一一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这可以让本论文去研究李天葆如何通过小说“三要素”，即环境、人物和情节来构建其南洋世界。对此，本论文将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进行探讨。

首先，第一部分将会从《盛世天光》分析李天葆在小说中通过空间与环境描写南洋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南洋建筑，展现出他社会性的怀旧情怀和社会意识。怀旧大多是指向日常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历史，李天葆在书中对南洋生活都有非常日常化的

⁴ 加斯东·巴什拉著、刘自强译，《梦想的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页150。

⁵ 李天葆，《〈自序〉艳字当头》，（台北：一方出版社，2002年），页5。

⁶ 〈李天葆的金粉梦〉，香港文汇网，浏览于2024年4月4日，<https://www.wenweipo.com/a/202306/07/AP647f9157e4b043f386326da0.html>

描写，所以在此部分将会通过其在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历史环境和所在之处进行分析，了解李天葆所建构出的“老南洋”。

接着，第二部分将会探讨李天葆利用小说中的人物描述二战前后普通家庭女性的困境，通过人物和情节展示老一代的成长模式和命运结构。《盛世天光》首先是以姐姐金蕊代替妹妹银蕊出嫁作为故事开篇，其中描写两人以及其后代的命运，杨金蕊和杨银蕊，金蕊女儿玉蝉、玉蝉的女儿蝶芬和黛芳、双生女月芙和月蓉，杨家女人们暗香浮动的红尘世界，给她们所带来的结果只有悲惨的归宿。以下为《盛世天光》中的整体人物列表：

	名字	人物简述
第一代	杨金蕊	小说的主要叙事者，替妹妹杨银蕊代嫁，尔后育有一女玉蝉。
	杨银蕊	杨金蕊的妹妹，因生水痘让姐姐替为代嫁，之后与何阿勇结婚，育有一女何惜妹，最终因病去世，享年二十七。
	何阿勇	杨银蕊丈夫，妻子杨银蕊早逝，一人养育女儿何惜妹，最后因意外与女婿范舟桥一同逝世。
	钟贵生	杨金蕊丈夫，当地著名酒楼老板钟嘉裕之子，与妻子育有一女，但在女儿幼时就离家出走
第二代	钟玉蝉	杨金蕊之女，因不受母亲喜爱，被送到丹绒镇，遭受日军玷污，生下双生女后精神崩溃。
	何惜妹	杨银蕊之女，丈夫范舟桥与父亲何阿勇同时离世，独自抚养两女，但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两女皆逝世。
	范舟桥	何惜妹丈夫，与岳父何阿勇在意外中逝世。
第三代	钟蝶芬	钟玉蝉之女，双生女之一，拥有与小兽小虫沟通和预知未来的技能，离开外婆杨金蕊的控制后独自生活。
	钟黛芳	钟玉蝉之女，双生女之一，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进入

(后改名金黛螺)	上流社交圈后改名金黛螺，嫁给拿督依不拉欣后皈依回教，在三十五岁时猝死。
范月芙	何惜妹之女，晒衣时栏杆松脱，失足而死。
范月蓉	何惜妹之女，因难产去世。

最后，第三部分将会探讨李天葆在《盛世天光》如何通过中国原乡的语言和习惯展现出怀旧性，他同时也通过使用中国性的意象，暗示小说中命运多舛的女性人物。李天葆在小说的序言中也曾自嘲细看他的文字会觉得空洞无物，发现他只注重形式上的追求，内容呈现一片空白，毫无半点社会意识。⁷其实不然，正是李天葆对于小人物语言和举动细致的塑造才得以超越正史，李天葆并没有将马来西亚 1957 年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直接写进小说，而是通过寓言式的描写结合意象呈现给读者。因此，本论文将探讨李天葆在小说中如何将其对中国原乡的怀旧带到南洋世界。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在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小说雏形的是双双发表于 1919 年的《洞房的新感想》，这部作品开辟了马华问题小说的先河。⁸1923 年以后的马华小说在题材上开始出现生活气息较为浓郁的作品，例如陈桂芳带有批判精神的旧现实主义的作品《人间地狱》，和李垂拱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一个车夫的梦》。然而，尽管这个时期的马华小说在创作风气上呈现了积极发展的一面，但是仍未摆脱萌芽的状态。马华小说中的思想内容还存在平庸浅陋的问题，文字形式上也处于半新不旧的阶段，创作态度还是趋向于旧文学中的打油诗或无聊的谐谈作品，这与五四时代的新思潮并不匹配，就如陈桂芳这种优秀作者也不免沾染这种陋习。⁹因此这个阶段被称作马华小说的萌芽期。

直到 1927 年新兴小说崛起，小说创作大多以写中国为背景的题材为主，内容倾向于反映中国北伐革命期间的历史面貌¹⁰，例如王探《育南与但米》、槐才《血泪》、忠实

⁷ 李天葆，《红鱼戏琉璃》，第 1 页。

⁸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6 年），页 19。

⁹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 25。

¹⁰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雪兰莪：永联印务有限公司，2022 年），页 244。

《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等。在新兴小说崛起的时期中，南洋色彩小说也曾是文学潮流，其创作方法包括接近新兴文学的批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等，¹¹例如朱法雨《独身者》、曾华丁《蜗牛的忏悔》、曾圣提《生与罪》等都是较为出色的南洋色彩小说。曾圣提的《生与罪》中就有反映南洋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有意识地展现南洋的景物、特色和独特的社会风貌，也利用新马本土的俗语和使用品从而让作品更贴近现实生活。¹²但是，这个时期的南洋色彩虽有描写不合理的现实，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对社会积极的主张，同时也缺乏新兴作品的群体意识，¹³因此南洋色彩小说只发展至 1931 年便结束了。之后，随着 1937 年抗战文艺运动兴起，这个时期的马华小说被称马华新文学繁盛期。¹⁴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开始有了转变，因为当时的人民都密切关注救亡运动，所以小说创作里的主题普遍书写抗战救亡，其有意揭示生活，促使改革，以利抗战大业，¹⁵如金丁《谁说我们年纪小》、流冰《在血泊中微笑》、乳婴《小根是怎样死的》等的抗战小说都是 30 年代的小说创作主流。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马华小说题材离不开反映南洋的生活、思想和愿望，或是反映劳工与资本的矛盾，也有很多反映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马华小说创作从 30 年代描写中国抗战，40 年代描写侨民生活、中国内战，50 年代的“爱国主义文学”，60 和 70 年代的小说创作风格转往探讨人类的心理世界，再到 80 年代开始在创作上更为广泛的反映社会、国家、人民以及族群。¹⁶在这 50 年间，战前的马华小说是在走五四现实主义路线，战后逐渐在小说创作上有了本地的特点和色彩。到了 90 年代至今，马华作家们不再执着于是否要把作品定义为写实派或现代派，他们也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而是开始跟紧世界文坛的脚步，自觉地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形式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实践。¹⁷如金进所说：“对马华新生代作家而言，如何在创作主题、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进行新突破，成为他们追求作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动因。”¹⁸近年来，马华文学界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马华文学奖、海鸥文学奖等，勉励了一批又一批的

¹¹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页 245。

¹² 何乃健，《静听时代的脉动——浅介战前的马华小说》，《光华日报》页 6。

¹³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页 245。

¹⁴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 171。

¹⁵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页 171。

¹⁶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页 255。

¹⁷ 王列耀、彭贵昌，《“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 12 期。

¹⁸ 杨宁、段兴汉、秦宁蔚，《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用中文书写时代和家园变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6 版（华侨华人）。

马华作家们，使得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这些奖项走上马华文坛并成为中流砥柱，如黎紫书《告别的年代》、贺淑芳《别再提起》、李天葆《盛世天光》等小说，就彰显了马华小说在新时代的创作实绩。

首先，之所以会选择马华文学中带有南洋背景的作品作为研究内容，而非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是因为马华文学代表着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份坚持和守护，更是本地华人对于身份和语言认同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如同王德威所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看见中华文化细腻地深入到华人社会各阶层。华人社团的组织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它不是一个只有华人的文化生活，还有对文学与历史抱着强烈的意识。¹⁹”。因此，不难在马华文学中看到许多原乡书写的作品，如马华作家中李永平《吉隆春秋》、张贵兴《赛莲之歌》、《群象》和《猴杯》、黎紫书《怡保小镇》等，他们的作品都有着很强的本土意识。马华文学的“本土性”在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同时也添加了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的多元文化，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创作，也让世界关注马来西亚的华人和华文处境，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接着，本论文选择李天葆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与他同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生、成长与生活，李天葆的作品中所重塑的老吉隆坡，无论是地理还是人文，在阅读时仿佛进入文字的时空中。虽然李天葆是以老吉隆坡作为书写背景，但是其作品被关注更甚的是他笔下命运多舛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州府连环誌》、《盛世天光》、《绮罗香》等，书中的女性人物是悲惨的、是被压榨的、是被社会与文明所摧残的。李天葆对民间生活里的女性所投以的关注是其书写特色，许多被社会所边缘化的女性，包括按摩女郎、妓女、情妇等，都被李天葆的文字抹上南洋怀旧的色彩。而文中的所构建的南洋世界，就是李天葆的书写氛围，使他笔下的每个人物仿佛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在马来西亚的文坛里，从早一辈的马华作家张贵兴、李永平，到与李天葆同辈如黄锦树、黎紫书，李天葆与他们不同，他不直接书写对外人对马华文学的既定印象，例如马华历史、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文化他并不直接谈论，这种书写风格就使他在马华文坛中成了独树一帜的存在。

不仅如此，李天葆在作品中所写的风土环境都很自然的透露出地方色彩，就如他的《州府人物连环誌》，他利用对语言和文字的把控就能很好的描写里面漂洋过海到南洋的华人生活。此外，李天葆文字中常常给人一种风尘感，王德维也曾形容他的作品

¹⁹ 胡金伦，〈异域的声音——与王德威教授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页14。

是“艳字当头²⁰”，细读他的《绮罗香》后，也能发现他的文字散发着娇媚感，令人觉得在马华文坛中竟有一介男儿能写出有“胭脂香气”的文字。同时，李天葆笔下所散发五六十年代的怀旧笔调和“民国味”描写也非常特别，就如《盛世天光》中的一段描写：

眠床的雕栏搭着平时换下来的衣裙，没拿去洗，隐隐传来汗酸味。她闭上眼睛，黑暗里反而有光影晃动，是灯火，琉璃盏内烛花摇红；南洋天气炎热，里面只穿一件单衣薄衫，霞帔罩在肩外，两手拢袖，坐在床沿。²¹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李天葆除了在场景中使用“雕栏”、“琉璃盏”和“霞帔”等元素营造出“民国味”之外，文字中所勾勒出的画面也富有鸳鸯蝴蝶派的意味，其意象使读者阅读后对此有想象空间。

再者，阅读李天葆的作品后能看出他所书写的南洋世界与传统书写的不同，其作品阅读性更强，因此便决定对他的构建的南洋世界进行探讨和研究。除此，许多人一提到李天葆自然就会想到他“怀旧南洋”的地方书写，他其中一部作品《州府人物连环誌》深受许多读者喜爱，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对其作品中的“地方性”文化进行研究。在查阅和搜集李天葆相关文献时也发现，除了地方书写，也有很多人研究李天葆作品中的华人女性意识书写，但大多都是在研究女性在社会底层的悲剧。但其实，李天葆小说中所出现的南洋风物，无论是服饰或场景都有很细致的描写，都很值得更深入的探讨。不仅如此，李天葆所构建的女人世界的女人们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他在这些女性角色所呈现出来的除了附着她们身上的压迫，也能看到李天葆所要表现的怀旧性。故此，本论文便选择《盛世天光》作为研究文本，透过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金蕊、银蕊及其后代女性们，研究李天葆在怀旧美学中的书写策略及其语言风格，探讨作品中如何通过小说“三要素”，即空间、人物和情节，同时结合其小说中的南洋符码构建出《盛世天光》中的南洋世界。

²⁰ 王德维，〈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页 71。

²¹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13。

第三节 前人文献回顾

本论文将主要参考赵静蓉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对怀旧之审美品质的再思考〉和〈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这两篇主要围绕对于怀旧美学本质上的概念与实践，以便在研究过程中更充分的了解“怀旧”本质上所需的文化特质，也助于更深刻的认识“怀旧”审美的核心概念。李振辉的〈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则是探讨李天葆小说中“怀旧”书写的原由和影响，以及针对部分文本进行其创作形式和人物创作上的分析。²²其中除了有提及李天葆笔下女性人物的悲剧美学之外，亦有谈论到李天葆怀旧小说以写女性人物为主，用民间性世俗化的方式将她们放入怀旧的氛围，搬演哀艳与无奈。²³因此，结合以上的文献，得以对李天葆文本中的“怀旧”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有助于本论文对李天葆的怀旧书写有了新的观点并且展开研究。

由于前人鲜少将李天葆笔下女性人物与其怀旧书写同时进行研究，因此本论文将会分别参考学者对其怀旧书写以及女性书写的研究。首先，金进〈当年的灯都不在了——李天葆的南洋遗事怀旧书写方式〉是探讨李天葆南洋书写对民间生活的关注，通篇虽以书写女性的悲剧为主，但其中亦有浅析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他小说中带来的怀旧感。²⁴除此，金进〈南洋遗事的怀旧书写：李天葆〉也细谈李天葆作品中“怀旧”的书写方式，并探讨李天葆的艺术风格如何让他在马华文坛中树立他的个人特色。王德维的〈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中有提到李天葆的文字里有意避开书写当下、切身的题材，转而堆砌罗愁绮恨，描摹歌声魅影，²⁵带出了李天葆与其他马华作家书写怀旧的不同，和对此提出是否是马华文学现代性另一种极端征兆的问题意识。此外，他还用《绮罗香》作为文本例子，浅析作为“骸骨迷恋者”的李天葆，是如何利用笔下的女性角色烘托出他对历史的叹息。

朱文斌和林伟的〈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主要论述其笔下女性的悲剧形象，其中利用《盛世天光》作例子，分析出李天葆如何

²² 李振辉，〈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蕉风》2006年第495期，页83。

²³ 李振辉，〈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页92。

²⁴ 金进，〈当年的灯都不在了——李天葆的南洋遗事怀旧书写方式论析〉，《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页77。

²⁵ 王德维，〈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页68。

通过描绘女子的打扮，构成了他的“迷恋古典情怀”。²⁶此外，杨晓文的〈李天葆论〉中则有论及李天葆对于“艳”的迷恋性，并且剖析李天葆作品中的对于女性与地方的文学书写策略。对此，本论文将会参考论文中对老吉隆坡的情结和对女性的刻画角度，与文本作出联结并进一步论述。另外，王德维的〈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则是涉及李天葆文笔中的“张腔”，结合他的中国情结，形成他“鸳鸯蝴蝶派”的写作风格和内容，同时也将会以此作为李天葆“怀旧”与其中国情结的书写参考并进一步展开讨论。朱崇科的〈赅续张爱玲的“妇/人性”——论李天葆的南洋叙事〉详细探讨李天葆对于南洋女性主题的书写策略。

第四节 研究目的

本论文将题目设为论李天葆《盛世天光》空间、人物与南洋符码的建构，研究范围锁定在李天葆在小说中空间、人物和南洋符码的建构，是因为经查阅许多文献时发现学者们大多关注在李天葆对南洋的地方性书写以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刻画的研究。然而，对李天葆怀旧美学的意象以及其书写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这让本论文有了更多的研究空间。

对此，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

- 一、探讨李天葆小说中空间、人物和南洋符码的建构。
- 二、分析李天葆小说中南洋世界的构建能给予读者对那时候年代的了解
- 三、填补李天葆小说中时代空间架构的研究空缺。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将会以文本分析配合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斯提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提出的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来对李天葆的《盛世天光》进行探讨：

²⁶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页80。

1. 文本分析法

首先是文本分析法，作为文学批评里最基本的方法，文本细读法是指对文学作品里的结构和语言作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以确保在阐述文本里有各种因素冲突的基础上，围绕作品的中心悖论所展开。²⁷对此，本论文将会以文本细读法仔细阅读李天葆的作品，理解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和他想带出的信息与历史。同时，在使用细读法阅读文本时，也会尽力对文本中的修辞手法以及意象进行细致的分析。本论文在研究当中会透过人物以及其描写场景分析李天葆所要表达给读者的“老南洋”，也会通过其描写女性人物的方法了解李天葆隐藏在这些人物细节中的怀旧意味，并分析其所用到的南洋“道具”是如何达到他想表达的怀旧感。

2. 文化诗学

此外，本论文会采用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所提出的“文化诗学”，即是将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化意义联系起来，也是从对文本的细读中揭露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²⁸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回应，它所主张的是一种诗情画意，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对人性的渴望和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文化诗学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庸俗丑恶的事情。²⁹此外，除了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也是需要被关注，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生活领域。³⁰因此本论文将会将会利文化诗学，分析李天葆在文本中所要揭示出的文化精神，其对于南洋原乡的印象。

3. 叙述学方法论

最后，本论文将会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论，即小说的“三要素理论³¹”，其中包括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是小说的构成关键，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并且通过情节的叙述和环境来反映生活，再利用情节里的矛盾冲突将人物的思想斗争发展到顶点，使得小说的主题思想得以充分展现，最后由小说中的时代环境建

²⁷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1。

²⁸ 张京媛主编，盛宁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页1。

²⁹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6。

³⁰ 赵静蓉，《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对怀旧之审美品质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

³¹ 周健，《论小说三要素之间的多边关系》，《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页56。

构起人物性格发展的整体性。故此，本论文将会通过这三个要素分析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如何利用环境的搭建、人物和情节的塑造和语言的帮助下展现其南洋世界。

第二章 《盛世天光》的背景与空间：南洋符码的建构

第一节 《盛》的小叙事：日据时期的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

《盛世天光》的小说背景发生在 1920 至 70 年代，占据了半个世纪的时空背景，普通家庭妇女在 20 世纪的旧中国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对他们的压迫特别严重，无论是在政治、文化、经济，甚至是在家庭里，都完全没有发言的权力。男尊女卑、父权至上等的等级和秩序使得她们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身份，也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力。小说中其中一段的故事内容发生在二战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侵略南洋，在所占领的地区犯下许多违反人道的血腥暴行，将迫害矛头指向了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在日军统治时期，无论是肃清或奸杀掳掠，都只对付华裔平民，并且日军在每一次的搜捕行动都会让非华裔看清楚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³²

对此，李天葆虽然不直接书写历史，但是在《盛世天光》中，他会在故事中穿插许多当时对于二战的历史事迹，如英殖民地和日殖民地时期的事件，南洋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叙述尤为之多，因此本章节主要谈论李天葆在小说中所提及到的二战日治时期前后的集体记忆和创伤。首先，《盛世天光》第二章第五节《丹絨劫》讲述的就是玉蝉被日军强奸的内容。李天葆在这个章节用南洋马来亚华人不愿回想起的那三年零八个月作为开头，八十年代上映的电影《血的眼泪》让当时在老吉隆坡生活的五六十岁人民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匣子。

二战期间，马来亚沦为日殖民地的那三年零八个月，是每个人的一段“最长的噩梦”，尤其是手无寸铁的女性。李天葆对此在书中也有着一段描写：

日军沿着海岸线侵袭过来，起先有人在胶林目睹一大班穿草绿兵衫的萝卜头，骑脚车而过；又有人说他们是夜里偷偷从海口上岸。事后补叙，完全

³² 冯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9年），页256。

属于无所裨益的行为，如果真的是上天注定的劫难，相信避也避不过。消息四起，过后据说里丹绒不到二十里的村落，一番奸盗烧杀，大概只剩下不到二十个活口。然而丹绒镇神奇地保存下来，冥冥中有主宰。镇里的妇人叹气低语，那一个个的禽兽不要她们，要的是她，³³

李天葆在这段的描述清楚写到一开始日军是如何用“走偏门”的方式进入马来亚的土地，然后慢慢延伸到叙述丹绒镇附近的村落被日军侵略，再接着叙述日军看上了在丹绒镇的玉蝉，让丹绒镇的其他妇女免于此番灾难。《盛世天光》中，李天葆仔细的描写了玉蝉被奸污的经历，从一开始日军闯进玉蝉房间、奸污她的过程、玉蝉一脸平静地告诉寄宿家庭的阿姨她被强奸了，整段不同寻常的平静、自言自语、再到怀孕发疯的全过程都是现实中许多二战时期受害女性的写照。当时战事紧绷，没有脸的女人便是日军的工具，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身体，就只能不断被动承受日军无处可泄的压力、恐惧和愤怒，所以日军会闯进马来亚人民的家里，只要是女性，日军就会强行掳走或就地玷污，令人发指。玉蝉在《盛世天光》中的角色无疑是真实的，在描摹玉蝉遭受的黑暗时刻也相当震撼，李天葆的笔墨在这里有意地表达出人性以及这段黑暗的历史，不被正史所容纳的历史，因此，将这些“不被历史倾听”的事件来作为其怀旧色彩中浓重的一笔是李天葆其中一种艺术风格，也是成就他的一重要特色。

除此，日军当时也会强迫南洋华人缴纳“奉纳金”，在占领马来亚初期，她们会强迫华人自动缴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³⁴，华族商人在经商时期十分辛苦，因此部分华人为了自保性命，不敢与日军作出反抗。但当时正在抗日的华族，对于汉奸的统一认知就是投靠日本人或帮助日本人，因此对为得到好处依靠日军的华人同胞都十分憎恨。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对于在日治时期的马来亚汉奸也有进行描写，金蕊嫁到钟家后，梅苑酒楼的创办人钟嘉裕因为儿子钟贵生的不学无术和无所作为，只给了钟贵生“少东主”的头衔，在退休后就把酒楼的管理实权交给了儿媳妇金蕊。日治时期，许多华人子弟都遭受迫害，因此南洋华人对日本人都恨之入骨，而梅苑酒楼在外人眼中就是接待汉奸的地方，作为酒楼的老板娘，金蕊也会学几句日常使用的日语，以便和日本人交流，所以日本人对金蕊也另眼相看。为维持酒楼生意和性命，金蕊特地画了日本国旗的旗帜，悬挂在酒楼的天台顶，当时的人民也早已知道同胞之间

³³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95。

³⁴ 〈日侵时期马新华人受害调查〉，Malaysian TG，2024年8月27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laysiantg/malaysia-culture-cn/malaysian-chinese-victim-during-japanese-invasion>

并不同心，因此看到金蕊紧靠日本人的行为感到嗤之以鼻，在背后说金蕊坏话，说她是日本鬼子的走狗。综上，李天葆作为作者，他所呈现的是大叙事的小叙事，在撰写小叙事的过程中表现了小人物身上所呈现的历史感，使得小说中的年代感更为强烈。

第二节 南洋日常街头——南洋建筑：吉隆坡南洋建筑的符码

李天葆对于南洋本土，尤其是他出生与成长的吉隆坡有着高度的眷恋和观察，以他早期的小说集《桃红秋千记》为例，处处都能看见南洋的痕迹，而《盛世天光》也同样处处都有老吉隆坡的痕迹。从李天葆的小说里我们总是能不断地看见他回忆里的老南洋的样子，我们都能从一些很普通不过的情节中发现一些旧时吉隆坡的生活，就如李忆著所言：“李天葆写小说从来不刻意营造‘本土色彩’和‘反应大马社会现象’的生活，但所描写的无不是大马本土的生活。³⁵”。此外，《盛世天光》的人物生活的年代介于二十至七十年代，而李天葆则是生活在小说年代之后的七八十年代，这就让她的小小说散发着他所创造的南洋特色。

建筑作为一种别样的地理景观，是由不同的民族和地方上的文化相一致的产物，并且是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而南洋建筑的样式也呈现出其特有的文化表征。³⁶李天葆曾在《盛世天光》的代序中写道他对于旧日首都景观和地方建筑的不断消逝感触良多，即使知道时光无情，但李天葆却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经历时间的拂越，所以李天葆就只能在这记忆难传存的国家里成为精神“遗老”³⁷。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会加入一些充满吉隆坡特色的南洋建筑，例如五脚基。在马来西亚随处可见一些具有五脚基的店屋，所谓“五脚基”就是店铺住宅临街骑楼下的走廊，是从英文“Five Foot Way”翻译成马来文“Kaki Lima”，然后再由早期马来西亚的闽南移民取闽南音“Goh-Kaki”而来。³⁸早期 18 世纪吉隆坡开埠发展时期就已经出现五脚基，尤其是茨厂街、苏丹街

³⁵ 李忆著，《新生代小说家李天葆之论述》，李天葆：《南洋遗事》（吉隆坡中华独中，1999 年），页 205。

³⁶ 罗克凌，〈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页 82。

³⁷ 张慧思，〈图景移植与文字符码的挪用——李天葆小说《州府人物连环志》的写作策略〉，《汉学研究学刊》2016 年第 7 卷，页 61。

³⁸ 张集强，〈五脚基文化〉，《星州网》，2020 年 10 月 20 日，副刊。

一带，而充满南洋独特气息和英殖民时期建筑特色的五脚基也被称作“南洋街屋”。³⁹但这些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却在现今面临被拆除的危机，因此李天葆为将这些代表吉隆坡的特色建筑保留在其回忆里，在小说中就会不时的出现“五脚基”，更进一步地加深吉隆坡的建筑符码。在《盛世天光》中，何惜妹在吉隆坡的每个角落都仿佛看见了范舟桥的身影，例如范舟桥会在五脚基遇到一个不是很相熟的老人家，在五脚基的环境氛围下，与其相聊甚欢，就跟对方回家，帮他除草，做篱笆等。因此，五脚基在当时的吉隆坡而已，就是一个带有“熟悉感”的空间，在那个环境下的人都十分有人情味。

此外，我们在阅读李天葆的小说时，常常能发现李天葆在各个故事情节中安插对吉隆坡街头生活化的描写也充满了人们对于二战时感到恐慌的集体回忆和二战后的历史图景建构：

战后的五十年代不像战时的忧心忡忡，小巷里经常有时髦男女，皆戴上太阳镜，连年轻马来女子也不例外：一袭蜡染热带花木图案长裙，通花薄纱蒙头，在南洋丽日似火底下，露出一双杏眼和浅褐色皮肤，一个个在小杂货店买咖喱香料。⁴⁰

在小说中亦有一段写到当南洋马来亚华人回忆起那三年零八个月，都是一阵心悸：

八十年代电影《血的记录》一片上演了两个月，忽然唤醒了蒙尘封锁了的记忆匣子，有的不过当作危言耸听的猎奇，但绝大多数五六十岁的人却震撼一如当年——尤其是老吉隆坡，一说起日治时期的南益大厦，就不寒而栗，如今夜里仿佛仍可以隐约听到受刑的惨叫。⁴¹

文中将“南益大厦”作为让人们二战时期不堪回首的载体，将这在吉隆坡独有的“南益大厦”承载二战前后人们对历史的集体回忆，当他们说起这栋大厦时，就仿佛回到当时二战时所经历的种种暴行，而这种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创伤的建构就让李天

³⁹ 〈苏丹街老店五脚基别具特色〈br〉白色人镜社靠山墙撑出宏伟〉，当今大马，2023年8月2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73650>

⁴⁰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179。

⁴¹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94。

葆的小说展现出了利用民间叙事的方式超越正史叙事的企图。除此，“南益大楼”对于金蕊来说也是意义深刻，小说中写道：

她认识一个经常出入南益大楼的彭先生，极有人面，跟日本鬼子也熟，逢周末总是一家人叫一席酒菜，金蕊堆上笑脸，可以当着众人与之周旋。然后就在人前人后说起，以示结识了有势人士——以前学会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⁴²

对此，金蕊为了保住家中生意，不惜将人们的“噩梦之源”当做结识日本人的地方，对于金蕊来说，“南益大楼”是她从钟贵生得到的创伤的良药，与人们不同，因此，她才会被人们当成走狗汉奸。

第三节 小结

综上所述，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构建出南洋的空间与环境，同时也大量的放入二战后南洋华人的历史集体记忆和创伤，给予我们更多对历史的思考。李天葆所描写的许多街头场景，生活化的事情都是能勾起读者们的回忆，他利用空间与环境在小说建构起 50 年代的李天葆甚至将很多历史大事件，例如日治时期、英殖民时期、五一三事件、马共事件、马来亚独立时期等等都融入在故事情节当中。小说中的空间建构对于小说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面对能够面对历史，因为建筑的存在会时刻提醒人们当时所发生的时期，例如“南益大楼”给人们所留下的回忆就是二战的惨痛和压抑，“五脚基”给何惜妹所留下的回忆就是范舟桥热心助人的身影。李天葆从细节上就是利用这种民间叙事的方式将马来西亚自 1957 年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融入到小说之中，在空间层面而言，李天葆有意识地在小说中放入许多南洋符码，有具体的市井街巷，如“半山芭”、“吉隆坡”等，小至一些具名的老戏院、老茶室和老大厦，都是李天葆要在小说中建构他所想要的南洋世界，同时在空间的建构下也给小说中的人物留下历史。

⁴²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115。

第三章 《盛世天光》中人物与情节：二战前后普通家庭妇女的困境

第一节 金蕊——传统陋习和身份的束缚：裹小脚、南下华人

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持着对女性人物命运的感怀，以杨金蕊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利用她的视角阐述半个世纪里的女性命运，在处于中下阶级的社会空间里，观察女性的生存与困境。故此，此章节将会从《盛世天光》中的主要叙事者杨金蕊，探讨其二战前后的命运结构以及其命运的发展过程。

《盛世天光》中的杨金蕊是一名唐山女子，故事的开头是因妹妹杨银蕊生水痘所以就替妹妹嫁给家中指派的人，首先从她的婚姻模式来看就是从前许多上世纪女性的缩影，女性本就没有自主权，因此在婚姻上自然就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除了婚姻的迫害，古代的封建传统对女性的迫害更是一大困境，其中迫害最甚的就是裹小脚。裹小脚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疾患，但在当时许多妇女也因拥有“三寸金莲”为荣，而《盛世天光》中的杨金蕊便也是被时代迫害的一员。李天葆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的提起杨金蕊是一位裹小脚的女性，他在描写贵生第一次看见金蕊时就将金蕊的小脚描写进情节中：

那一刻，夏夜难得吹来一阵凉风，把一幅蓝色绣绿蝙蝠的门帘掀开，一个小脚女子坐在小凳上，原来是金蕊躲在门帘下，听得入神，她发现有人望过来，却止于俯首赧然，不作一语。⁴³

裹小脚的这一陋习在清朝建立后就被历任皇帝下令不准民间缠足，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曾发布命令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才得以在全中国推广开。⁴⁴《盛世天光》

⁴³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22。

⁴⁴ 凤凰网，〈清朝盛行的裹小脚对女性有多残忍？〉，2024年8月28日，<https://i.ifeng.com/c/8AsNOMuxtGU>

中的杨金蕊刚好就是出生于 1920 年以前，裹小脚的不良风气并未完全消除，因此金蕊的小脚就一直被别人所取笑，“梅苑”里的伙计都会称金蕊作“小脚夫人”，连“扎脚武则天”和“缠足西太后”都被描写成是“好听一点的咒骂”。由此可见，就算如金蕊一样作为掌柜，也会因为裹小脚在背后被人所议论，作为小说中的拟作者，金蕊的命运结构从出生的裹小脚到她的婚姻，都是中下阶级的普通女性在 20 世纪的时候最正常的情况。

另外，杨金蕊是下嫁南洋的唐山女子，在《盛世天光》中也提及了回唐山的不便，“回唐山”更是忌讳的字眼。在 20 世纪初时，是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高峰期，因在 10 年代时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和保护华侨的法令，就有部分华人“下南洋”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到东南亚从事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活动。⁴⁵即使原以回故土“落叶归根”的想法也因旧留在南洋和政治认同转向了“落地生根”，但是在《盛世天光》中，李天葆亦有将当初“下南洋”的华人想回到故土的心描写出来：

过去年迈的过番客落叶归根，死也要死在唐山，预感大限不远，就打点行装，坐船返乡，来不及则运回尸骨安葬，了其心愿。此地马来人问起，他们笑称，“返回唐山”其实跟死亡没有分别……对金蕊来说，更加是禁忌。⁴⁶

此处的金蕊认为“回唐山”之时就意味着自己要死了，而且知道回去的路途遥远，所以可能撑不到回唐山自己就会在路途中去世，到时就真是客死异乡，因此就不愿提起。金蕊因为身份的关系，想回又不能回到故乡的心情是当时同样“下南洋”的华人的真实写照，在当时南洋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们只能在南洋“落地生根”。

此外，杨金蕊嫁到钟家后，因为丈夫钟贵生的不学无术，其家公钟嘉裕便将家中生意“梅苑”交付给她，在战乱时期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小说中在开始谈“梅苑”时亦有提到：“其独自钟贵生大概是‘虎父犬子’。后世撰述者大都忽略她——至多是当作梅苑的少东主罢了。然而钟嘉裕的儿媳杨金蕊却颇有名声。”⁴⁷但是，金蕊的能干除了让她在商业圈有一席之地，并无其他好处，因为金蕊强悍的性格，也在之后落下

⁴⁵ 〈“下南洋”：晚晴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辛历史〉，中国新闻网，2024 年 8 月 28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4/03-10/5929394.shtml>

⁴⁶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236。

⁴⁷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12。

“王熙凤”的称号，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任然觉得女性在社会上如果不是温婉顺从的话，就会是如“王熙凤”一样心狠手辣的人。李天葆在这种叙述人物命运结构的过程中首先是将主要叙事者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例如将金蕊放在 20 年代的唐山和南洋，既在唐山就开始受到裹小脚的摧残，也在南洋经历身份和性别压迫，即使金蕊不像其他妇女一样每日在家洗衣做饭，但是身处在老一代的她仍然无法逃离传统的困境，即使她的下一代遭遇坏事，她都认为是命运使然，对命运也有了认同感。

第二节 玉蝉——历史和传统的牺牲品：慰安制度、生育观

1941 年到 1945 年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日据时期，日军在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的初期，他们所发动的大规模集体大屠杀就包括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等的地区进行的大屠杀，屠杀人数也估计在 15 万人以上。除此，“慰安妇制度”也是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在亚洲的受害者多达 40 万，还会闯入平民百姓家中将妙龄女子掳走，在这过程总遭受炸死、病死、难产死、打死、过劳死、自杀死的女性不计其数。⁴⁸这种种不人道的暴行让整个 20 世纪中叶的马来亚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而这一情况也反映在许多小说中的相关情节，同时也叙述出女性在二战时期的悲剧命运和生存困境。

李天葆的《盛世天光》中最直接体现出二战时的侵略者给女性所带来的伤害无疑是玉蝉被日军强奸的部分。作为家族第二代女性的玉蝉生活在二战期间的 40 年代，因为战乱四起，母亲金蕊就把玉蝉送到丹絨镇，但被送到丹絨镇的玉蝉还是难逃一劫，惨遭日军强奸后精神失常，在生下双生女蝶芬和黛芳后恋上为自己治病的医生，但是遭到对方家庭的嫌弃，被断绝往来，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下场凄凉。然而，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会造成玉蝉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除了遭到日军玷污，母亲金蕊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传统社会的生育观看待生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并且还能母凭子贵，在传统的家庭中更是以男性为中心，家族的姓氏传递也是通过男性后裔进行。随着父系社会逐渐取代母系社会后，男性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越来越高，以至后来形

⁴⁸ 〈寻找大马慰安妇身影（上）：战争没有女人的脸〉，当今大马，2024 年 8 月 2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73471>

成“男尊女卑”为基础的父权概念，从而衍生出生育男孩的偏好。⁴⁹《盛世天光》中的金蕊也同样有生儿子的偏好，金蕊正在怀孕的时候听说肚子的形状偏尖就是生儿子的前兆就感到十分开心，认为自己只要生下男婴，才会觉得自己没有白吃苦头，能为钟家传宗接代，还能稳定家中地位。除此之外，金蕊为了真的能生下男婴，试了不少生子偏方，性格也开始多疑多虑，身边的人连说话都必须带有生子的好兆头，但是天不从人愿，金蕊最终还是诞下女婴玉蝉，金蕊因此从小就不喜欢女儿，还不允许女儿称贵生“父亲”，而是以八字为由规定她只能喊贵生“阿叔”。

自小就不被母亲金蕊喜爱的玉蝉，是在那个现代背景下被重男轻女所迫害的一员，也是当所有不被重视的女性缩影，而这些社会背景和现实促成了女性悲惨的命运。由此，母亲金蕊造成了玉蝉性格和结局的形成，使得玉蝉被日军强奸后知道自己身边没有人能够让她依靠，明白母亲不爱她，最后便发疯，和咒骂自己的母亲，因为她知道，是母亲从小的不疼爱，让她只身一人到丹绒镇，才会遭遇不好的事情。故此，可以看出金蕊因出生在拥有传统生育观的年代，所以对女儿的漠不关心造成女儿的悲剧，金蕊和玉蝉同样是自小受到家庭的支配，金蕊将自己的成长模式套用在女儿玉蝉身上，但是并没有给予女儿来自家庭的爱，自己无法逃离的困境，成为母亲之后没有让女儿走上幸福的道路，而是因为玉蝉不是能让她脸上有光的儿子就对她不理不睬，推入深渊。

第三节 小结

综上，本章节通过金蕊和玉蝉两位女性探讨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所呈现的普通家庭妇女的困境，金蕊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人物，她的成长模式是按照上世纪初期的方式，从婚姻模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后来她要生儿子的传统生育观，并影响到她的女儿玉蝉的命运，这些都是从前的观念，而生活在当时的南洋年代的她无法，同时也没有要逃脱困境的意识，并且默认了这种命运。金蕊所身处的时代环境和经历的身份困境就是李天葆想要通过人物来表达他要年代感，因为老一代所经历的事情是现在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鲜为遇到的，因此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看出上世纪在南

⁴⁹ 周丽姐，《生育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嬗变——以节制生育运动为基点展开论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06），页 8。

洋生活的女性困境。本章节之所以从金蕊与玉蝉的人物作为主要探讨对象，首先是因为金蕊和玉蝉是一对母女，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受到传统和身份压迫的金蕊与其女儿之后的命运结构的对比性，从她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蕊虽然受到传统和身份的压迫，但是之后她还是靠着当时环境给予她的优势，才能够不被世人话语所影响。但是玉蝉虽然没有在婚事上被强迫，也没有被裹小脚，但是母亲的强势和不疼爱让她无法逃离母亲的阴影，最后的结局才令人唏嘘。故此，这两者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李天葆透过人物的命运结构建构出上世纪的南洋世界，以此来让读者们看到当时的女性在南洋因为家庭，因为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困境。

第四章 《盛世天光》的唐山习俗与想象：中国性与在地的写作

第一节 《盛》与原乡的延续：唐山习俗与语言

大批中国华人移民南下，中国华人来到马来亚之后经历了一个建构和变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现今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思想意识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从中国原乡搬来且又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族群互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和改变。⁵⁰因此，生活在南洋的华人在风俗上依然是保留着中国民俗的精神，而形式和操作则是因地制宜。例如在岁时节庆上，终年艳阳高照的南洋，虽然没有四季之分，但是仍然在南洋实行着依据二十四节气的传统节日，尤其是像农历新年、清明、端午、中秋、元宵等的传统大节日。⁵¹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亦有将南洋华人过节的场景描述出来：

二十年代末南洋半岛的华人过年时，天气照旧炎热，橙红阳光晒入天井，一地苔绿斑痕有了日头眷顾，走廊旁的茶几上叠放着别人送的礼：黯棕色年糕上贴着飞金红纸，一条榴莲糕斜躺在潮州蕉柑侧边，靠着铁盒英国太妃糖的是三两瓶名贵洋酒。⁵²

年糕上贴的飞金红纸、铁盒英国太妃糖、洋酒等，可见当时的南洋华人对新年的重视程度。此外，在民俗信仰的方面，南来的华民也将随身携带故乡的神祇或分香，在抵步后加以供奉或立庙，对于丧事的人生礼仪和习俗，也毫不马虎。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对于杨银蕊去世后的丧事和法事描写得颇为详细，其中当阿勇为银蕊做法事时，因太伤心而痛哭流涕时，斋姑唱起一段诵文：

⁵⁰ 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页 149。

⁵¹ 〈马来西亚民族习惯~华人〉，新丝路文化艺术教育研究院，2024年8月28日，<https://briacademy.my/%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8E%E4%BA%BA%E6%B0%91%E6%97%8F%E4%B9%A0%E4%BF%97/>

⁵²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63。

生前恩爱莫再记，阴魂过桥急向前，梵经诵唱西天净土，再拜如来了三生，
生前怨恨莫在想，阴魂乘风忙向前，梵经诵唱香庆赞，三拜如来证前生。⁵³

整场法事从请斋姑，再到作佬钉棺木，每个流程都描写得事无巨细。

另外，小说中亦有多处提示到“唐山”、“水客”、“商会俱乐部”、“南洋州府”等的字眼，其中金蕊对于“唐山”更是敏感，甚至把“回唐山”列成忌讳字眼。在小说中金蕊代替妹妹银蕊出嫁的部分有提及：

她完全为了杨家女儿的声誉着想——不能让这批南洋州府人看扁我们唐山女子。⁵⁴

在当时 20、30 年代时期，大量的中国闽粤一代集体迁移到南洋寻找生计，身处在国外的这些潮汕人、广西人和客家人等的异乡人赚取了辛勤劳作后的钱就会寄回家乡给亲人。在这期间也有许多首“过番歌”是不统籍贯的祖辈移民南洋时所留存的历史记忆，例如已经流传了超过 150 年的《五更过番歌》和《过暹罗·潮州》等等，都是拥有丰富情感、充满着血泪，并且流淌着上一代祖辈漂泊哀伤的歌。⁵⁵，可以看到李天葆在小说中都会不吝笔墨的描写，就像老年人在回忆失去的年少风华。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文中的金蕊为不让作为南洋人的钟家更不起身为唐山人的她们，毅然决然为妹妹代嫁，不让人留有他们的话柄，也为唐山人争一口气。当时南来的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后，终生难归故里，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华民族就逐渐融入当地主题族群的土生混血华人，而且他们也要在南洋争取到生存和发展权利，就无法主导华侨社会，⁵⁶虽以中国国民自豪，但是他们更不想让在南洋的土生华人看不起他们，因此，李天在《盛世天光》中便加入这南下华人嫁给南洋华人的想法。

此外，李天葆在《盛世天光》中在语言上也增加了许多来自中国原乡的语言，例如身为南洋当地华人的钟贵生到唐山定亲时，在村口看到撩起裙子正要倒水洗脚时的

⁵³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28。

⁵⁴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32。

⁵⁵ 张吉安，〈文创·【乡音考古·黑白造音】过番歌—祖辈最后的乡愁〉，《中国报》，2018 年 8 月 4 日，Like 周刊。

⁵⁶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 年第 3 期，页 43。

杨银蕊遇到几个正在打井水的妇人，并遭到“妹仔想婆家”的取笑，“妹仔”指的是妹妹，也可以说是还未出嫁的女孩子，“婆家”就是丈夫父母的家。那些妇人看到银蕊撩起裙子的举动就带有嘲讽的说还没结婚的银蕊是想要找婆家了，想结婚了，这才让银蕊红着脸并咬牙低骂。李天葆利用这些拥有中国性的语言展现出中国风味，并在小说中让南洋人听到这些带有中国性的语言，就像是将带有中国性的东西带到南洋一样。故此，透过这些从中国原乡带到南洋的习惯和语言亦能展现出我们与以前从中国南下的先辈们之间的连系，以及欲将中国性延续到南洋的想法。

第二节 中国式的寓言描写：“月亮”之意象

李天葆《盛世天光》是在描述 1920 至 1970 年代家族三代女性的故事，他在其中经常穿插许多怀旧的古代戏曲、电影或 1960 年代上下的大马流行文化，他透过这些女性的人生，要表达我们的人生体验其实与这些怀旧的事物拥有一种深切的关联，那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⁵⁷李天葆将许多戏曲的部分基本安排在何惜妹的人物角色上，而何惜妹也是故事人物中人生最为悲惨的人，自幼母亲杨银蕊就去世了，生下双生女后，父亲与丈夫又在意外中双双离世，使她备受打击。何惜妹在会馆唱曲班练曲子的时候，台下坐着喜欢的人，即使唱的是词意哀怨的曲子，也毫无悲戚之情。当她的爱人逝世后，她再唱起小调《落花天》，那些种种过往涌上心头，更显悲苦，而歌词中薄命红颜的故事也似乎在预示着其家族女性的命运。

李天葆在其作品中经常使用含蓄隐晦的意象来展现不同时代女性的命运，虽然他在马来西亚出生及长大，但因为长期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所以他的文字中就会自然流露出一种典雅的风格。李天葆擅长在塑造女性角色时，会通过寓言式的书写寄托对事情的叙述，用意象描写的方式来暗示女性命运的变化。《盛世天光》中常常出现月光、风和太阳的自然意象，李天葆将这些自然意象融入文字和角色名字中，来作为角色的精神寄托或其命运，其中“月”的意象出现最甚。意象作为拥有“图画式”的客观事物，是能让人在感受事物时，在心里重现和回忆，故此本

⁵⁷ 朱崇科，〈赓续张爱玲的妇/人性——论李天葆的南洋叙事〉，《华文文学》2021年第3期，页10。

章节将着重探讨李天葆在文本中拥有“月”的各章篇目和文本中“月”的意象，并且从“月”的意象中感受女性角色被预示的悲惨命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往往是为了表达怀乡、怀人等的情感，但同时也是感伤的象征，月亮的阴晴圆缺就象征着人生的变幻无常。在李天葆的《盛世天光》中常常能看到以“月”的意象来营造凄凉的氛围，并且也将其作为了死亡的象征⁵⁸，这一“死亡象征”的说法就能在文本角色月芙和月蓉身上得到印证。众多的女性角色中，只有月芙和月蓉的名字中带有“月”字，这也是李天葆在名字中给读者们早早埋下的伏笔，暗示这两姐妹最终的命运，姐姐月芙失足堕街，妹妹月芙难产身亡，就连自小崇拜表姐月蓉的钟黛芳在遇到吴浩云时，被他点了首《月光河》，最终在文本中的结局就是猝死。值得探讨的是，李天葆在每一卷中都会安排一个章节名称中带有“月”字，而这每一章节带有“月”字的章节篇目都是导致其女性角色命运悲惨的转折点。

第一，在第五节《朦胧月》中，后半部分交代了金蕊代替银蕊嫁给钟贵生的始末，在姐姐代嫁的那一刻开始，作为这个家族故事第一代的银蕊，她命运的齿轮产生了变化，成为了她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奠定了她的结局，也让这个家族的女性命运从此刻开始了不同的编写。第二，在第二卷第九章《月白蝉翼》中，讲述的是家族的第二代女性玉蝉在被日军强奸后回到家中的疯癫事迹，众人眼中的“乖乖女”性情大变，咒骂母亲金蕊的粗言秽语令人瞠目结舌。从前的玉蝉对母亲金蕊向来是唯命是从，然而正是因为她的听了母亲的话，去了丹绒镇后便遭到玷污，之后还怀了蝶芬和黛芳，精神状况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在玉蝉以为遇到真爱冯医生时，殊不知因为别人把她当做疯子而笑话她。母亲金蕊一句“别给我丢人现眼！”⁵⁹让玉蝉心中的刺被母亲往里头戳得更深，随之咒骂“阿叔就是让你赶走的！从此不回来了！你一个人霸占全家，抱着你的钱过一生！我告诉你，你以后会死得很惨……”⁶⁰，也是在这一章节中，玉蝉被抓进精神病院，金蕊永远失去了她唯一的女儿，玉蝉的双生女蝶芬和黛芳也在此开始了被金蕊严厉管教的前半生。

⁵⁸ 翟美青，〈论李天葆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以《盛世天光》为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6期，页40。

⁵⁹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128

⁶⁰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128

第三，第三卷第十三节《良宵抱月》描写的是家族的第三代女性月蓉的故事，在这章节中月蓉遇到一表人才的吴浩云，在这章节的最后写道：“十七岁的她没有想过，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大概会后悔自己毫不在乎的任性，任由这男子擦身而过。⁶¹”，在这章节可以看到是改变月蓉命运的章节，与吴浩云擦身而过的月蓉最终怀了周良池的孩子后难产而亡，错过少时所遇的男子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导致了悲惨的命运。第四，第四卷第五章节《花月痕》描写的也是家族女性的第三代黛芳的故事，在这一章节中揭露了黛芳的新身份——金黛螺，其中也描写了黛芳不甘被孪生姐姐压抑的人生，极力想逃脱钟家，因此改名换姓，创造不与其他人共生，只属于她一个人的人生，最后，作为“金黛螺”的黛芳，结局就以回教徒的身份猝死。

李天葆除了以“月”的意象与文本中的女性悲剧作相呼应，他也会利用“月”来描写文中人物的孤独和失意，在小说中阿勇为银蕊超度时的场景写道：

天并作月光乍明乍暗……而乌云姗姗而来，那一点月意也荡然无存，他们只看见灵案上飞闪舞晃的烛火，在梵唱的包围下，四周逐渐暗下来。⁶²

由此可见，李天葆会描写“月”的光暗来暗示女性生命的凋零，从而引发对小说人物的伤感。李天葆利用月亮的光线来带动文本中的氛围，阿勇仔超度银蕊前，天上的月光似有似无，当超度仪式进行时，银蕊的灵魂逐渐离开人世间，在诵经梵唱的时候，四周逐渐暗下来，也代表银蕊真正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三节 小结

总的来说，李天葆在《盛世天光》的故事情节中加入许多带有中国原乡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将中国性漂洋过海的带到南洋。从带有中国性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去讲述南洋故事，塑造出独有的南洋小说氛围，利用中国式的符号和语码将时空的距离拉长，将其小说的背景放置在 20 至 70 年代来营造怀旧的小说氛围。除此，着迷于中国古典气息的李天葆也使用了中国的传统意象——“月亮”的拟人化手法去预示小说中女性

⁶¹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167。

⁶² 李天葆，《盛世天光》，页 28。

人物的命运。综合以上，李天葆的《盛世天光》通过这些带有中国性的语言、习惯和寓言式写作方法，拉长了读者与小说背景的时空距离，让人更能体会到其中的南洋年代感。

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发现

“怀旧”作为现在与过往的媒介，是让现今的我们能与过去的人事物产生联结的东西，体会与自己不同的时代。本论文所探讨的是李天葆《盛世天光》中的怀旧美学，以上通过小说的“三要素”，即空间、人物与情节，同时结合唐山习俗和语言在本地写作的内容，分析李天葆小说中南洋世界的建构。

首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李天葆对于南洋，吉隆坡的怀念。李天葆在吉隆坡出生与成长，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老吉隆坡的影子，并且试图在小说中建构出他回忆中的南洋世界，以及试图将他儿时居住的吉隆坡复刻出来，因此我们在小说中会看到很多非常生动的街道描写。除了对街道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李天葆将吉隆坡人民对于吉隆坡的历史也放入小说中，不仅在小说放了自己的回忆，也将历史的集体回忆呈现在小说里，建构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南洋空间。

接着，通过本次的研究发现旧社会的观念和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女性，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和裹小脚的传统陋习使得小说中的金蕊从小到之后做了掌柜都仍然逃不掉这些标签，以至于之后用同样的想法附加在女儿玉蝉上。由此可见，文化教育和思想改革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因为我们从小读的课本不回去记载这种思想和传统对女性的迫害，所以李天葆就在小说中通过展现老一代的女性困境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对此进行思想反思和觉悟。

最后，研究中也发现了李天葆对带有中国性在本地写做中带出的唐山习俗和语言，反映出当时南下华人来到南洋的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在在唐山所带到小说中的符码，小说场景和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也让两代人的记忆重叠，让读者看到上一代的异乡成了下一代的家园。总而言之，李天葆除了在小说中完成小说“三要素”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老南洋”的执着与偏爱，才使得他成功在《盛世天光》中塑造出属于他的“南洋世界”。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建议

这次论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对此作品的作者进行采访，因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生活高楼之间，对于小说中很多接地气的场景没有很多的共鸣，很难对小说中的场景和情节拥有感同身受的想法。因此建议进行地方性研究的人有机会能与文本的作者进行采访，谈谈他对这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或建议，会对研究更有帮助。

另外，由于无法采访到作者本人，因此只能到网络上查找作者的相关访谈，但是许多访谈都需要付钱订阅，对学生的经济造成负担。在此建议可以将此情况告知指导老师，看学校是否有资料渠道，以便更完善研究内容。

引用书目

专书

1. 碧澄，《新编马华文学史（1880-2020）》（上卷），雪兰莪：永联印务有限公司，2022。
2.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6。
3. 冯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9年。
4. 加斯东·巴什拉著、刘自强译，《梦想的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5. 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 李天葆，《红灯闹语》，加影：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
7. 李天葆，《盛世天光》，台北：麦田出版，2006。
8. 李忆著，《新生代小说家李天葆之论述》，李天葆：《南洋遗事》，吉隆坡中华独中，1999年。
9.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 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1. 张京媛主编，盛宁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期刊论文

1. 胡金伦，〈异域的声音——与王德威教授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2000年第4期，页14。
2. 金进，〈当年的灯都不在了——李天葆的南洋遗事怀旧书写方式论析〉，《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页77。
3. 李振辉，〈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蕉风》2006年第495期，页83-92。

4. 罗克凌,〈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页82。
5.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6。
6. 王德维,〈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华文文学》2011年第3期,页68。
7. 肖静雅,〈由男性书写的女性历史——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文学教育》,页22。
8. 翟美青,〈论李天葆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以《盛世天光》为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6期,页40。
9. 张慧思,〈图景移植与文字符码的挪用——李天葆小说《州府人物连环志》的写作策略〉,《汉学研究学刊》2016年第7卷,页61。
10. 赵静蓉,〈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对怀旧之审美品质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
11. 朱崇科,〈赅续张爱玲的妇/人性——论李天葆的南洋叙事〉,《华文文学》2021年第3期,页10。
12.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页80。
13.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页43。

新闻或杂志文章

1. 杨宁、段兴汉、秦宁蔚,〈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用中文书写时代和家园变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2月27日,第6版(华侨华人)。
2. 张吉安,〈文创·【乡音考古·黑白造音】过番歌——祖辈最后的乡愁〉,《中国报》,2018年8月4日,Like周刊。
3. 张集强,〈五脚基文化〉,《星州网》,2020年10月20日,副刊。

学位论文

1. 周丽姐,《生育观念在近代以来的嬗变——以节制生育运动为基点展开论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06。

网络资料

1. 〈李天葆的金粉梦〉,香港文汇报 2024 年 4 月 4 日,
<https://www.wenweipo.com/a/202306/07/AP647f9157e4b043f386326da0.html>
2. 〈日侵时期马新华人受害调查〉, Malaysian TG, 2024 年 8 月 27 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laysiantg/malaysia-culture-cn/malaysian-chinese-victim-during-japanese-invasion>
3. 〈苏丹街老店五脚基别具特色
白色人镜社靠山墙撑出宏伟〉, 当今大马, 2024 年 8 月 24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73650>
4. 〈清朝盛行的裹小脚对女性有多残忍?〉, 凤凰网, 2024 年 8 月 28 日,
<https://i.ifeng.com/c/8AsNOMuxtGU>
5. 〈“下南洋”: 晚晴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辛历史〉, 中国新闻网, 2024 年 8 月 28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4/03-10/5929394.shtml>
6. 〈寻找大马慰安妇身影(上): 战争没有女人的脸〉, 当今大马, 2024 年 8 月 24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73471>
7. 〈马来西亚民族习惯~华人〉, 新丝路文化艺术教育研究院, 2024 年 8 月 28 日,
<https://briacademy.my/%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D%8E%E4%BA%BA%E6%B0%91%E6%97%8F%E4%B9%A0%E4%BF%97/>